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
第一回 立昌中校燕姊爭名 慕時下風鶯娘放足

歲在宣統紀元之第一年，暮春時節，天氣豔陽。餘自津門南下，道出香海，客舍寥寂，而十里洋場，又囂塵而厭，因信步走西城濱沿岸，希冀於郊外清曠之所，略吸些新鮮空氣。倏忽至一處，但見疏竹橫斜，雙扉半啟，欣然入，則芳草鋪青，柳條裊碧，晚霞散綺，夕照留紅，相掩相映，幻作蒼翠金黃色。小小園林，春光秀媚，真不數蘭亭別墅也。四顧樓台沼榭，對峙東西，巖石嶙嶙，桃花片片，小鳥飛鳴上下，鏘然有聲。周圍九曲橋通，二尺許鐵欄杆，密布岸側，似小森林狀。中有洋式三層樓一座，俯臨池水，高聳雲霄，光燦爛紅綠漆油，兼施白染，左右精舍，各三數楹。雕樑畫棟，幽靜宜人，不啻武陵源神仙居處，曲折迤邐，流覽一周，豁目爽心，洞天別有，較新辟之留園、小華園，風景更增十倍。而徘徊瞻眺，四無人影，隱約間微聞簫聲、笛聲、絲竹聲傳自樓頭，悠揚入耳，心異之，行近沿廊，從洋樓下穿向北面，而六樂齊奏，清脆其音。一曲崑腔，似是待月張君瑞，低唱那春意透酥胸五字，意者知音逸士，顧曲周郎，一二風雅者流，藉此破岑寂而消永晝，復繞樓行，轉北而南，猛聽得鶯聲啾啾，雀興濃濃，禱四戲，祝三元，呼龍喝鳳，指東話西，忽拚忽拍，忽吃吃笑，語聲低細，不甚了了。欲窺之，而窗內碧玻璃，各單一素色帷幕，因潛身戶外，竊自門隙中，悄悄內容，則見花園翠繞，簇簇團團，紅粉佳人，青年志士，合一爐而冶之。滿腹疑雲，霎時湧現，私念香海所謂某總會，意在斯歟，否則亦某總會之流亞歟？正疑念間，室內時計錚錚鳴四下，餘返身出，略舉首斜瞬牆隈，驀觀白雪粉牌，兩旁高掛，開宗明義第一行，大書著昌中女子美術專修學校，休憩室簡章，下列規則十數條，卻寫得嚴肅整齊，說得堂皇冠冕。此情此景，接觸眼簾，悲慨尤懼，百感交集，腦節中又震動勃勃，如猝攫電氣一般，癡視呆立，此身幾不復我有。

良久始歡息出後園門，歸餘客舍。

嗟乎，昌中女校之怪現象，曩曾得諸香海某君之口述，竊意其為齊東語，為子虛談，悠悠者不足信，我可敬可愛之女生，決不失其可寶可貴之人格，乃以今日所聞所見者登諸夙，昔餘友之評論，蓋大非無因矣。敢詮次其語，以當餘作現形記之材料，並題一絕，聊志感慨，詩云：

豔說維新蘋玉姬，心傷目炫狀離奇。

八圈麻雀聲聲笛，女學萌芽斷送時。

看官們，你們要知道這現形記，並不是戲弄女界，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學生，平白空空，謾罵他起來，都只為尊敬他，愛護他，獨一無二的抬舉他，所以他有些兒好處，就要替他表章表章，有些兒壞處，也要替他評議評議，斷不忍一筆抹殺的。

總而言之，不外乎激勵他們的意思。餘惟顧現形記出現，而全國女同胞腐敗者及早改良文明者益圖銳進，淬精勵神，共勉為完全無缺，高尚優美之好學生，即此便是餘一部現形記的宗旨。

宗旨既明，這鬼域記上事實，須逐一鋪敘出來。看官請聽。

話說那上海地方，風氣開通，較內地為早，學堂發達通國稱最。男學堂是大的中的小的，星羅棋佈，勿必說得，就講到女學也日興月盛，綽有可觀，像那務本啊、愛國啊。科學也美備，教法也認真，歷屆畢業，女人才倒培植得不少。倘然全體女學都能夠這個樣子，豈不是我中國的造化呢！無如好的好、壞的壞，天底下的事情，萬難一律完美，便是我方才說的昌中女學校，看他表面卻也新氣一團，沒甚指摘，內中也很有幾個品端學粹的好女子，替學堂生色生色，單差辦理的人，專為個人名譽起見，只圖學堂成立，便算了事，那管理教授上種種方法，都不大注意，因此積久成頑疾，就弄出多少怪現象來了。

原來這昌中女校，是戊申下學期創辦的，校中主持人，卻是一位似玉如花，已故道台的側室，名喚金燕姊。燕姊自小被無賴金某賣入勾欄，蒼芳群中，豔幟樹第一，其時津海關道回某，方去任錢南，僑居滬上，一見大賞識，乃出巨金為燕娘脫籍，蔡家中故有大婦，然無子，納燕後，始連舉兩雄。未幾，錢夫婦相繼死，一切家政經紀，悉歸燕姊掌握。蔡素以宦囊已豐裕著，產業地皮，多至盈千累萬。女界交際場中莫不擅附蟻趨，爭仰望燕夫人顏色，惟有某宮保、某大臣、某某諸觀察之夫人女公子終因他出身污賤，鄙不與齒，燕姊憤憤道：「彼何等大人物，敢小覷我，拼喪番餅兩萬枚，為我二子各捐一道員，便紅頂花翎的太夫人了。再不然抵莊攢金錢，入京大運動，安見我家襁褓小兒，不可以立致督撫呢。」燕姊且憤且語，居常鬱鬱，回轉來一想，瞧瞧現今世界，做官也沒甚希奇，不論上下流社會，說起了官，總罵得他狗血噴頭，比強盜都勝三分咧，倒勿如尋個機會，做些大眾有益的新事業，或者能振起名譽來呢。想定了主見，卻並沒有什麼事兒可做。可巧那一天他帶領二子，到虹口博物院去逛逛，路過黃浦江邊陡見素車白馬，冠蓋如雲，一連串從對面來，最後一乘轎式輕車，車中端拱一軸鉛筆畫像，幡然一老，活脫如生。車旁數起軍樂隊，盡是學生模樣，銅鼓咚咚，喇叭嗚嗚，追輓歌，哀悼歌，聲慘慘似抱痛無涯的。燕姊諦聽之，方知是工界偉人楊斯盛之出殯，一時胸中頓打動了興學的觀念，喜極。歸與婢商，婢迎合意旨，竭力贊成，議既決，慌忙部署開辦。就將西門外舊有別墅，改作校舍，稍加以擴充，便像了個新學堂樣兒。其他聘請教習，購買圖書，更加不費吹灰之力，概可立刻辦到的。通通預備好了，隨即印刷招生啟事，遍貼城廂內外。不上一個月，竟熱熱鬧鬧的開校了。香海道以下，都親臨觀禮，遠近學生考驗入校，統計只二十四名，各科教員到差不多有十來位。燕姊觀此現狀，很不滿意，只好將就開了學再招罷。豈知橫也招，豎也招，勉強湊足三十之數，真真報浪底說頭學生荒年咧。燕想辦學堂的，最要緊便是學生，學生既少，面子上已覺不好看，怎能辦得起色呢？聽聽他們務本女塾裡，學生動輒逾額，相形見絀，心裡越發不快活，思來想去，並無羅致學生的妙法，沒奈何就裁免了學膳宿費，縮短些卒業年限，重訂招生新章，廣登各報，效學那輩做買賣的，減價招徠，諒來可以招得足額了。果然這信息傳到蘇州府底下，一個小小市鎮上，便觸動了一尊半舊不新的頑固老，那老人姓於，別號夫之。這夫之兩字，從王船山先生傳裡偷襲得來的。於夫之年近花甲，癖嗜科舉，連應了十七八回童子試，一領破碎青衫，還沒掙得到手，到後來壓末那科，唐學台憐他老邁，取了個末世的額外秀才，他就喜出望外，發報單，懸匾額，開筵宴客，做了一對乙己科份舞生的銜牌執事，高插大門。看官們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。這是閒話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那於夫之家計小康，單生一女，小字喚做鶯娘，年十九，貌頗少好，亭亭玉立，幼稚時也曾上過五六年的學，半本《列女傳》還讀剩三四頁咧。齒既長，針滿女工，了不措意，最歡喜向蘇州、上海，結女伴作無事逍遙游。於老鍾愛過甚，不忍稍加羈勒，而聽其自由。心又不安，因私下和老妻商議，妻笑道：「只是很容易的，何不送他到女學堂裡去，一來可檢束他的情性，二來可增長些學問，豈非一舉兩善呢？」夫之縐著眉頭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單怕他沾染了學堂習氣，好端端女兒，造就成功個女革命黨，這不是頑要的。」妻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他們老夫婦正在密議，不提防隔窗有耳，卻被掌珠似的愛女鶯娘聽得明明白白，一字不遺，就跑進房來，和他老子鬧個不了，說道：「我決要讀書去的。」雙老拗他不過，也便依允。恰好那日於老在街坊上買了一張新聞報回來，無意之間，瞧見了論前告白上載著昌中女學校招生，仔細一看，學費也不收，卒業也迅速，便禁不住的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我兒之幸也，原有這種便宜貨呢。」慌即說與鶯娘知道，鶯娘快樂非凡，似乎道有志向學個面孔。於老趕趕緊先寫了一紙報名條寄滬，再將入學的事，一莊莊的端整起來，然後選個吉日，搭汽車親送鶯娘到校。

父女臨別，於老又叮囑了三件大事：第一件是別學那秋瑾女子，開口革命，閉口革命，可知闖出事來，連我白髮老翁的鬍子，都被你割了呢。第二件是一雙剔透玲瓏的小腳，你當初不知哭了多少眼淚，才纏得這樣的纖小可玩，切記這國粹，千萬要保存牢的。第三件事務須注重中文，先把已讀未完的《列女傳》接續念下去，至於美術唱歌，大概是遊戲東西，就研究精了，也值不得一文錢咧，你也不犯著白白的糟塌腦力了。鶯娘聞言，連道了幾聲遵命，於老也再不多囑，當日便趕回唯亭去了。

鶯娘既入校，搵見在校職員和諸女同學問問他們校中的規矩，及學科的門類，方知做學生的，又省力，又自由，一天到晚，上

不了三小時的課，可也算得特別幸福呢。問了一會兒，忽瞧著那壁廂走過一位神采秀逸的豔人來，向鶯娘上下週身瞧了幾瞧，便撲嗤一聲的笑道：「這位姊姊，莫非就是新入校的鶯娘麼？」鶯娘慌鞠著躬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女子坐了下來，鶯娘也轉詢他的姓名，那女於含羞帶澀道：「賤名狂妄得緊，說出來你別取笑。」鶯娘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那女子方將自己姓名說了，原來他姓謝，閨名就叫沉魚，鶯娘聽了便極口的贊道：

「好名兒，好名兒。」那狂妄不狂妄的道理，他卻意會不出，只索付之不求甚解的了。沉魚又徐徐道：「鶯娘姊，咱們入了新學堂，最當著意的只有個新字，怎麼你一切舊裝飾，還不掃除淨盡呢？我勸你把足兒放大了，揣摩些新風氣罷。」鶯娘道：

「原是的呢，這表面上的新，我也很願意做的。」說著，忽又愁悶起來，要知他愁悶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